



现在杨杰对自己很满意，焦虑和操心是另一回事，他满意的是，他在尽量照自己的想法做事。他请初医生写了这两幅字：顺其自然；返璞归真。装裱好，前者挂家里的书房，后者挂在办公室，抬头就能看见。

小文送来林总的申请让签字，杨杰抬眼看见的就是“返璞归真”。签完后，小文顺口问：“杨哥，有点不明白，你不是说不再搞那些五迷三道的求财、保佑之类的事吗？为啥还摆玉蟾蜍、给大伙儿送小牛？”

“不想耍水晶牛？”
 “想。”
 “那不结了。”杨杰点上烟，“犯不着刻意。大家喜欢，那就放着。”

“可它摆在那儿，跟咱们要的现代的科学的理念脸对脸，别扭啊。”

“现不现代，科不科学，在咱们心里和脑子里；玉蟾蜍爬

“完了，我可以拒斥那些血腥和强势，自有内在勇毅，可是对一个没有还手之力、羞涩无比、身躯羸弱的女子，实在没有一点办法。我的失败既无从预料，又真切实在。”

马儿前行，头颅微低，一如主人的心绪。他们用两倍的时间走完了这段里程。夜色渐浓，星星挂向天幕。舒莞屏发现北风已息，是一个少见的晴朗之夜。他太疲惫了，期待有一场完整的睡眠。“明天，后天，也只有三天时间了。”他心里说。

婚礼如期举行。这一天晴空万里，风息树静，上苍以此表达了赞许和怜惜。宽旷的大厅里有伴娘和司仪，因袭古礼。来宾多到令人吃惊的地步，小棉玉身边的不少僚属激动泪泣，叹气，发出啞啞声。舒莞屏这边是五位“通嘴子”，他们无比感慨：国师大人把唯一的女儿许配总教习大人，这是何等的恩宠和厚遇。他们在典礼开始前佯紧舒莞屏，搀着他，以防总教习大人因过分的幸福而发生不慎。他们其实过虑了，此刻的舒莞屏反而冷静无比，心如冷铁。该来的快来吧，尽早结束这场闹剧。他只对即将进入的那间洞房稍有恐惧：那将是一间异常狭小的冬房子，小到无法避让。他终于明白某些人的缜密用心：在酷暑异常的沙堡岛的冬天，两个人只能挤在冬房子里，这是他们唯一存活的居所，只要离开这里就会冻成一具冰雕。老天，原来如此。

婚礼完美。那些贺礼在人们眼前一一罗列，令人好不艳羨。当有人大声宣报万玉大公的礼金时，所有人都盯向那只装满了银票的朱红色喜包。“大公从未这样！她多欢喜啊！”大药堂的女总管手捧双乳，对一旁的老者说。冷霖渡大人拥抱了自己的养女，所

不进去。”

小文表示明白，看看表，提醒他时间差不多了。福小也来了短信，她和天送已收拾好，随时可以出发。

福小牵着天送站在楼前，脚边立着两只大旅行箱和两个鼓鼓囊囊的包。在她旁边搓着两手的男人戴无框树脂眼镜，他很想把所有的行李都给搬回到福小的地下室里。你真走啊？他说，真的不回来了？再考虑考虑吧。他的嘟囔像自问自答。天送好奇地看着这个文绉绉的高个子男人。杨杰下了车，那男人走上去跟他握手，委屈地说：“杨先生，你帮我劝劝她，留下吧。”

杨杰从他的三七开分头一直打量到熨得笔挺的西裤和老人头皮鞋，知道这家伙一定叫高天。博士和副总也是人，急起来也会忘掉自我介绍。杨杰同情他，一个认真追求爱情的男人，你没理由鄙夷和看笑话。但他看看福小，这个三十三岁的女人依然和多年前一样，她的目光斜上十五到二十度，有点空旷，有点凉，侧着脸看爬到小区铁栅栏上的一群喇叭花，喇叭花是蓝的，他又觉得高天即使追不上她，也值。他握住高天的手，说：“我尽力。”

“我要开车送，她不让。给她订机票和火车票，也不要。”

高天把他当成大舅子来哭诉了，杨杰只好再次握住对方的手，“有我在。”他觉得不应该告诉这个悲情的男人最终结果，那就是，秦福小决定了的事，只有她自己能改，但通常你最好别抱指望。

福小对天送说：“儿子，叫叔叔。”

天送说：“叔叔好。”
 杨杰说：“天送乖，叫舅舅。”

天送糊涂了，看福小。福小在一瞬间眼里就有了泪。天送可以叫叔叔的人全天下成千上万，但能叫舅舅的，只有一个或者几个。“叔叔”只是个礼节和形式，“舅舅”意味的却是亲情和责任。同时它也是个限制，你可以对“叔叔”变身为“继父”或者母亲的男朋友习以为常，但你永远无法想象“舅舅”也来这么一下大变活人，它在伦理的范畴里被定义为另一种血缘，一动就不洁。如果福小作为女人的感觉没错，她肯定杨杰多年来都在喜欢自己，但他不会说，而是把自己弄成一副大哥范儿，凡事不遗余力。现在，他主动把自己改成“舅舅”，就是告诉她，帮她是理所当然，不必有任何心理负担；别人也无须质疑，他已自断念想，给自己立了一道不可翻越的纯洁的铁栅栏。

福小说：“乖，说舅舅好。”
 天送拍着巴掌说：“舅舅好。”
 杨杰把天送抱起来。多像一个小两号的天赐啊。贾凡要帮高天往宝马的后备箱里放行李，杨杰制止了。让他一个人搬吧，悲情的男人需要一个告别的仪式。装好行李，上车。杨杰坐副驾驶座，福小和天送坐后排，高天站在后窗外。贾凡只等老板发话就起步，杨杰示意他别着急。车里开着空调，宝马车的制冷效果很好。终于，福小掀下了窗玻璃。高天几乎把脑袋伸进了车里，这对他的身高有一定难度。他把两手搭在车窗上，说：
 “福小，不逼你。但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天送，没有任何问题。”
 福小涩涩地笑，把手叠在高天的手背上，用力往下按了按，“高天，我会记得你。”转向贾凡，“走吧。”然后低下头。
 天送歪着头往上看福小，说：

去老万玉家

○张炜（连载 113）

有人都看到了他眼里的泪花。女总管第一个哭出来。小棉玉缩在养父怀中足有一刻，含泪吐出一句：“冷伯！”

所有婚礼参加者都想不到，从热烈的厅堂出来时，马上被一场骤冷的西北风裹挟了。“啊呀，这天真是说变就变！”人们喊叫，抱住头颅揪紧衣服。枯枝败叶在空中飞舞，打在人的身上，遮住人的眼睛。人们互相碰撞，最后骂起来：“靠这么紧，想立马挨日怎么着？”挨骂的是药娘，她们刚刚在婚礼上哭过，一双眼睛红肿，悲伤和怨怒加在一起，却不敢回骂。药堂女总管护着药娘，又腰叫道：“哪个有种的冲老娘来！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长！”

新郎新娘被一伙人紧紧护住。车马在大风中艰难前行，开道的骑手也无可奈何。近旁的人一边抵御大风和雪粉，一边感叹：“如果不是龙女一转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风雪？”说得极是。咱提调大人有大欢喜！”舒莞屏与新娘相挨，忍受颠簸和摇颤。一旁有伴娘打趣道：“新郎新娘生生搂紧些吧，这时还有什么好说的！”舒莞屏只揽住晃动的小棉玉，闻到了一股异香。他判定这是冷大人送与的西洋香水，她大不同于往日气息。他觉得她从挨近的一刻，整个人变得愈发瘦小，毫无夸张地说，宛如一只沙鼠。

在沙岗南边的一个院落里，几幢连体小屋一端就是提调大人的冬房子了。屋内除了一个粗笨的铸铁炉、一个稍窄的火炕，只剩下极小的空间。这里布置得喜气洋洋，新房该有的物品一应俱全。小窗上贴了大红剪纸，蜡烛成双。浓云密布，早生黑暗。火炉大炽，温暖异常。待最后一批宾客离去，就该揭去盖头了。小棉玉端坐炕边。舒莞屏将自己胸前的绸花扯下，大口喘气，然后去揪她头上的绸巾。他看到的是始料未及的浓妆：头发过于厚重并擦了油脂，闪着光亮；脸上的绒毛已绞个干净，一张脸庞变得光洁簇新，如同油桃。他略有迟疑，等待她睁开那双杏核眼。他承认，她浑身上下唯有这双眼睛和睫毛是好看的，甚至与整个人都难以谐配。这双眼睁大了，望着已变为夫君的总教习大人。

“提调大人。”他说。
 “总教习大人，从今儿起改口吧。哦，我如何改得。”她再次被无边的羞涩淹没，掩面伏炕，不再动一下，如死去一般。她真的一动不动，这让他慌乱。他伏身听她是否喘息，轻轻翻转她的身躯，看到了起伏不已的胸部。他退开一步，后背抵在墙上。窗外风声大作，噼噼啪啪的折枝落向屋顶。一种恐吓的力量来自莫名的远方，粗暴地逼人就范。舒莞屏看不到外面的浑茫，只与其对峙，投以执拗和刚倔

“妈妈——”

福小把他揽到怀里，说：“天送，我们回家了。”车已经出了小区。

拐弯的时候，杨杰从后视镜看见高天站在原地。路上颠了一下，高天的镜片骤然一亮，反了两道太阳光，像喷出了两股泉水。
 都不说话。从立交桥盘下南五环时，首先沉不住气的是贾凡。出了小区，天送的眼就不够用，扒在窗边到处看，辽阔的北京把他吓着了。先前他以为北京就是从家到妈妈开电梯的楼，再到幼儿园和散步的公园，顶多再加上家乐福超市和去超市的那一截路。环线悬在北京的腰上，他能看得更高更远，如果不是总看见无数的高楼上都有的“北京”两个字（这两个字不是从幼儿园阿姨那里学的，是妈妈教的），过几分钟他就得问妈妈，他们现在到哪里了。森林一样的北京。他在动画片中见过很多大森林，高楼为什么都照树的样子长呢？他来不及问，一张嘴就会错过好风景。可是那无数的楼房都长成树的样子，北京开始变得单调。因为要出远门，他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兴奋，一大早醒了再不愿睡回笼觉，困意现在席卷而来。等福小发现时，天送已经趴在窗边睡着了，他跪在座位上，脚后跟安稳地支撑着屁股和身体。福小把天送抱到怀里。

沉不住气的是贾凡，长时间的寂静像石头一样沉重。过去杨杰也会长久地不说话，但车里总会响着音乐；音乐是车里的第三个人，足以分担石头一样的沉默，让他觉得这拷问般的空旷的场面不必他独自承担——因为老板可以为所欲为，不必承担任何喧嚣和寂静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○陈彦

（连载 67）

过去老在电视上看，没见过真人，今天父子仁是真真切切地来了。三人从轿车上一下来，忽地就围满了人。

乡下人看稀奇，那是真的朝死里围，连裆里、胯里、胳膊弯里，都会钻出一层层南瓜、北瓜、冬瓜、葫芦一样的小脑袋来。派出所雇了几十个帮忙维持秩序的，几乎全都布在了贺氏父子周围。老子火烧天，大家自是认得清楚，可那弟兄俩，谁是老大、谁是老二，简直争成了一笼蜂。倒是火烧天豁达幽默，直喊道：“乡党们，不争不吵，听我给大家介绍，其实品种差不离，就是遭受风化程度不一，长得造型有点差异。走在左边的是老大贺加贝，右边是贺火炬——他兄弟，你们都给父老乡亲作个揖！”贺加贝和贺火炬就很是听话地给两边人鞠了躬。

火烧天说：“我八九岁时就跟师傅一起来这儿唱过戏，好像是有个老庙宇。是不是叫七星庙，三四百年是有的。”有人喊叫，“文革”时烧了，连砖都拿回去砌茅子、猪圈了。火烧天直哀叹：“可惜！可惜！”他见围观的人挤得实腾腾的，有点寸步难行，就接着打躬作揖道：“众位父老乡亲，现在参观还为时尚早，请借个路，让我们赶快到学校，准备一下节目，免得让大家看不好。借道，借道！”说着，他还努力打起转圈让大家看了前脑看后勺，看了左棱看右角，整出漫天的欢喜来。安北斗突然觉得这就像是三个外星儿光临了北斗镇，高兴得连燕子、麻雀都密密麻麻多了起来。

黄昏时分，舞台部分灯光突然爆亮，只听成千上万人噢唷一声，整个阳山冠都在灯光射程之内了。总灯光师是从省上请来的丁白大师。今天太阳出来时，就有人撑起一把太阳伞，摆了一把白色折叠椅恭候着。大师是下午快三点时坐房车来的。穿着一身洁白的运动服，外带白帽子、白袜子、白鞋，有点一尘不染的味道。他好像跟开车门的人很熟悉：“顺子，灯都装到位了？”叫顺子的，也就是早早给丁大师撑起太阳伞、放好折叠椅的那位，连忙说：“看这还用丁大师你操心嘛！咱啥时还给你掉过链子。我一共带了十六个人，搬起尻子干了三天三夜，所有吊杆、灯光都按你的布位图齐齐到位，放心，只是个赢人么！”这个人就是多年后因《装台》而出名的刁顺子。

“安协调”这阵儿的岗位，已经挪到总导演和总灯光师身后，随时协调一切彩排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了。当夜幕降临，灯光五彩缤纷起来，远处比兔子还小的牛存犁们挥鞭让牛羊奔走，中间八百人躬身插秧，近处省歌舞团八十名美女踏歌而行时，现场立马呈现出从未见过的热烈气氛。

第一章《春色》一完，第二章是《阳山》。灯光一启，安北斗就觉得有点不对，咋看着这山势有点异味儿。接着后边就有人喊：“垂子，看像不像个垂子！”安北斗看明白了，丁大师的灯光思路仍是把阳山冠朝阳具上进行象征的。他就拍了拍大师的肩膀。丁大师很不高兴地把肩头掸了掸，好像是嫌拍脏了他的衣服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这个造型？”
 “造型咋了？不像吗？”
 安北斗问：“像啥？”
 “不是叫阳山吗？导演要求威武雄强、坚挺有力，是不够坚挺呢还是冠状不明显？电脑灯可以随时改。”

安北斗有些哭笑不得地说：“丁老师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，这么大的演出，弄个这玩意儿不合适吧？”

“那弄个啥玩意儿合适？”
 “你看噢，我们这儿叫北斗镇，这次旅游宣传也是冲着北斗七星来的。古代中国把天空分为二十八星宿。世界上还分成了八十八个星座。无论星宿、星座都有图案、故事。不知丁老师是什么星座？”

“巨蟹座，咋了？”
 “我是说能不能给背景山上打些星座图案，既形象，也很美，还能普及天文知识。比如北斗七星，就在大熊座……”
 “弄个黑乎乎的熊，好看吗？”
 “巨蟹也行啊！白羊、金牛、狮子、双鱼座，凡动物都会有趣，也都会好看的。”

“给我的剧本上就这样写的，你自己看去。”说着，丁大师把面前画得五马六道的几片纸，推到了安北斗面前。上面果然写着：“阳山冠，象征着昂然耸立、坚挺不衰的阳刚气象，这是人类延绵不绝的生命图腾，请舞美设计和灯光师借山体之势，做好有关生殖崇拜的象征造型。”

安北斗哭哭不得地摇摇头说：“这是北斗第一星哪！从远古到现在，人们面对天空，好像还没有叫出阳具座的。星座都有象形感，比如天龙、天鹅、天箭、天鹰、天秤、天蝎、长蛇，甚至巨蛇座，可还没有叫乳房或屁股座的，尽管很多星辰的布局完全可以这样去想象，但从来没有这样叫过，说明人们对天空是有一种敬畏感的。”

（未完待续）